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李玢

謄錄監生臣姚培敦

王文成全書卷八

明 王守仁 撰

文録五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 癸酉

予於汝成格物致知之説博文約禮之説博學篤行之説一貫忠恕之説盖不獨一論再論五六論數十論不止矣汝成於吾言始而駭以拂既而疑焉又既而大疑

焉又既而稍釋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最後與予遊於玉泉蓋論之連日夜而始快然以釋油然以喜冥然以契不知予言之非汝成也不知汝成之言非予言也於戲若汝成可謂不茍同於予亦非茍異於予者矣卷首汝成之請蓋其時尚有疑於予今既釋然予可以無言也已敘其所以而歸之

書石川卷甲戌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為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

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
而已今學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終
有不同固亦未為甚害但不當因此而遂加非毀則其為
罪大矣同志中往往似有此病故特及之程先生云賢且
學他是處未須論他不是處此言最可以自警　見賢思
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至於責人已甚而自治嚴矣
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
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

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觀之方為之竦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畧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近時同輩中往往亦有是病者相見時可出此以警勵之　某之於道雖亦畧有所見未敢盡以為是也其於後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為非也朋友之來問者皆相愛者也何敢以不盡吾所見正期體之於心務期真有所見其孰是孰非而身發明之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

口互相標立門戶以為能學則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見罪之者至矣近聞同志中亦有類此者切須戒勉乃為無負孔子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

與傅生鳳甲戌

祁生傅鳳志在養親而苦於貧徐曰仁之為祁也憫其志嘗育而教之及曰仁去祁生乃來京師謁予遂從予而南聞予言若有省將從事於學然痛其親之貧且老其繼母弟又瞽而愚無所資以為養乃記誦訓詁學文

辭冀以是干升斗之祿日夜不息遂以是得危疾幾不可救同門之士百計寬譬之不能乃以質於予予曰嘻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之志誠出於孝親然已陷於不孝而不之覺矣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聞之悚然來問曰家貧親老而不為祿仕得為孝乎予曰不得為孝矣欲求祿仕而至於成疾以殞其軀得為孝乎生曰不得為孝矣殞其軀而欲讀書學文以求祿仕祿仕可得乎生曰不可得祿仕矣曰然則爾何以能免於不孝於

是泣然泣下甚悔且曰鳳何如而可以免於不孝予曰保爾精毋絶爾生正爾情毋辱爾親盡爾職毋以得失為爾惕安爾命毋以外物戕爾性斯可以免矣其父聞其疾危來視遂欲携之同歸予憐鳳之志而不能成也哀鳳之貧而不能賑也憫鳳之去而不能留也臨别書此遺之

書王天宇卷 甲戌

徐曰仁數為予言天宇之為人予既知之矣今年春始

與相見於姑蘇話通宵益信曰仁之言天宇誠忠信者也才敏而沉潛者也於是乎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非豪傑之士能然哉出兹卷請予言予不敢靡則為誦古人之言曰聖誠而已矣君子之學以誠身格物致知者立誠之功也譬之植焉誠其根也格致其培擁而灌溉之者也後之言格致者或異於是矣不以植根而徒培壅焉灌溉焉敝精勞力而不知其終何所成矣是故聞日博而心日外識益廣而偽益增涉獵考究之愈詳而

所以緣飾其奸者愈深以甚是其為弊亦既可覩矣顧猶泥其説而莫之察也獨何歟今之君子或疑予言之為禪矣或疑予言之求異矣然吾不敢苟避其説而内以誣於巳外以誣於人也非吾天宇之髙明其孰與信之

書王嘉秀請益卷甲戌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巳也故曰巳欲立而立人巳欲達而達人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若巳有之

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妬其勝已見不善而疾視輕蔑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邪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已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争快覩虎狼蛇蝎見者持挺及而向之矣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為其有虎狼蛇蝎之形也今之見惡於人者雖具自取未必盡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省

也夫君子之學為己之學也為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
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
任以為為己漭焉入於隳墮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為無
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為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
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有一言而可
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之一
言最學者所喫緊其在吾子則猶對病之良藥宜時時
勤服之也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夫能見不賢

而内自省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矣此遠怨之道也

書孟源卷乙亥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時入斷蹊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亦懲末俗卑汚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盖矯枉救偏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虚為脱落新奇

之論使人聞之甚為足憂雖其人品高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間然究其歸極相去能幾何哉孟源伯生復來金陵請益察其意向不為無進而説談之弊亦或未免故因其歸而告之以此遂使歸告同志務相勉於平實簡易之道庶無負相期云耳

書楊思元卷 乙亥

楊生思元自廣來學既而告歸曰夫子之教思元既畧聞之懼不克任請所以砭其疾者而書諸紳予曰子强

明者也警敏者也强明者病於矜高是故亢而不能下警敏者病於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砭子之病其謙默乎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斯聚矣默則慎慎則無不容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衒者不知默者也自盈者吾必惡之自衒者吾必恥之而人有不我惡者予有不吾恥者予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書玄默卷乙亥

玄默志於道矣而猶有詩文之好何耶棄小技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況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於他好乎孔子曰詞達而已矣蓋世之為詞章者莫不以是藉其口亦獨不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乎德猶根也言猶枝葉也根之不植而徒以枝葉為者吾未見其能生也予别玄默久友朋得玄默所為詩者見其辭藻日益以進其在玄默固所為根盛而枝葉茂者耶玄默過留都示予以斯卷書此而遺之玄默尚有以告我矣

書顧維賢卷辛巳

維賢以予將遠去持此卷求書警戒之辭只此警戒二字便是予所最丁寧者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是以因循懈弛散慢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有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能警戒則學問思辨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將日新又新沛然莫之能禦矣程先生云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好責志又云凡為詩文亦喪志又言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

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學問之道四書中備矣後儒之論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能出於四書之外失者遂有毫釐千里之謬故莫如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簡實茍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亦自明白易見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則與之俱化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頗隨俗同汙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尚微服過宋今日

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茍欲自立違俗拂衆指摘非笑紛然而起勢所必至亦多由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致學者便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汚維賢温雅朋友中最為難得似亦微失之弱恐詆笑之來不能無動纔為所動即依阿隱忍久將淪胥以溺每到此便須反身痛自切責為巳之志未能堅定亦便志氣激昂奮發但知明巳之善立巳之誠以求快足乎巳豈暇顧人非笑指摘故學者只須責自家

為己之志未能堅定志茍堅定則非笑詆毀不足動揺反皆為砥礪切磋之地矣今時人多言人之非毀亦當顧恤此皆隨俗習非之久相沿其説莫知以為非不知裡許盡是私意為害不小不可以不察也

壁帖 壬午

守仁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説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

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也不亦繆乎有負遠來之情聊此以謝荒迷不次

書王一為卷癸未

王生一為自惠負笈來學居數月皆隨衆叅謁默然未嘗有所請視其色津津若有所喜然一日衆皆退乃獨復入堂下而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之秘也一為既

領之矣敢請益予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一為躍然起拜曰聞教矣又三月思其母老於家告歸省視因書以與之

書朱守諧卷 甲申

守諧問為學予曰立志而已問立志予曰為學而已守諧未達予曰人之學為聖人也非有必為聖人之志雖欲為學誰為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為之雖欲

立志亦烏在其為志乎故立志者為學之心也為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弈焉弈者其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為鴻鵠將至者其心二也惟弈秋之為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射之其事分也守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予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予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執途之人而告之以凡為仁義之事彼皆能知

其爲善也告之以凡爲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予有弗知予如知其爲善也致其知爲善之知而必爲之則知至矣如知其爲不善也致其知爲不善之知而必不爲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决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决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予夫道一而已矣

書諸陽卷 甲申

妻姪諸陽伯復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説矣他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既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盡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性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之説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為孝發之於君則為忠發之於朋友則為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

故謂端莊靜一為養心而以學問思辨為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為二矣若吾之説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辨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為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曰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謂温凊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為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為温凊之節則必

實致其溫凊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為致知耳若但空然知之為如何溫凊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書張思欽卷 乙酉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

來請銘於予予之不為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為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為賢人也則其父為賢人之父矣子為聖人也則其父為聖人之父矣其與托之於人之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為不朽矣則亦

以仲尼之為子耶抑亦以他人為之銘耶思欽慼然而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説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説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顙曰元相尚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尚未知有其心又何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葬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中天閣勉諸生 乙酉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為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别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櫱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湏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奬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世利紛

華之染亦日遠日踈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為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已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為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圮族敗羣為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諸君念之念之

書朱守乾卷　乙酉

黄州朱生守乾請學而歸為書致良知三字夫良知者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至於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不自得也矣

書正憲扇乙酉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為子而傲必不能孝為弟而傲必不能弟為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箇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為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為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撙節退讓常見自巳不是真能虛巳受

人故為子而讒斯能孝為弟而讒斯能弟為臣而讒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讒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書魏師孟卷 乙酉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茍能致之即與聖人無異矣此良知

所以為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既没此學失傳幾千百年頼天之靈偶復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啟夫同志無不躍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驗夫良知之同然矣間有聽之而疑者則是支離之習没溺既久先横不信之心而然使能姑置其舊見而平氣以繹吾說葢亦未有不憣然而悔悟者也南昌魏氏兄弟舊學於予既皆有得於良知之說矣其季良貴

師孟因其諸兄而來請其資禀甚穎而意向甚篤然以俗計北上不得久從於此吾雖畧以言之而未能悉也故特書此以遺之

書朱子禮卷甲申

子禮為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子禮退而省其身懲巳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也窒巳之慾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巳之利而因以得民之所趨也惕巳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巳之蠹而因

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巳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嘆曰吾乃今知學之可以為政也巳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修其職平民之所惡而因以懲巳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巳之慾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舍巳之利也警民之所忽而因以惕巳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巳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巳之性也朞年而化行嘆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為學也巳他日又見而問政

與學之要陽明子曰明德親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禮退而求至善之說炯然見其良知焉曰吾乃今知學所以為政而政所以為學皆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書林司訓卷 丙戌

林司訓年七十九矣走數千里謁予於越予憫其既老且貧媿無以為濟也嗟乎昔王道之大行也分田制祿

四民皆有定制壯者脩其孝弟忠信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烏有耄耋之年而猶走衣食於道路者乎周衰而王迹熄民始有無恒産者然其時聖學尚明士雖貧困猶有固窮之節里閭族黨猶知有相恤之義逮其後世功利之説日浸以盛不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僞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内禽獸而猶或自以為從事於聖賢之學如是而欲挽而復之三代嗚呼

其難哉吾為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說訂致知格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聖之學庶幾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而嘵嘵者皆視以為狂惑喪心詆笑訾怒予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擠於顛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顧也不亦悲夫子過彭澤時嘗憫林之窮使邑令延為社學師至是又失其業於歸也不能有所資給聊書此以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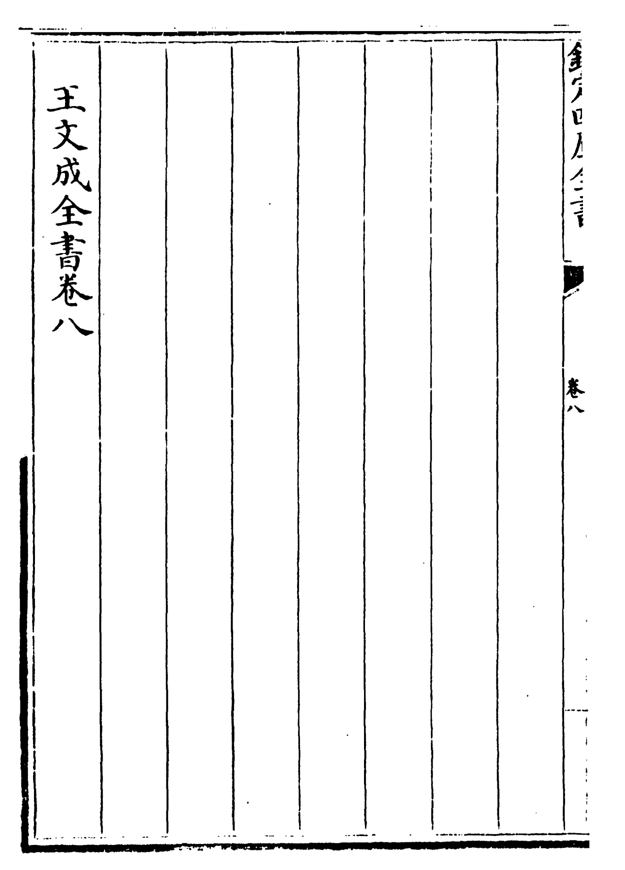
書黄夢星卷丁亥

潮有處士黄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温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禀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怪其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既聞吾説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乎夢星跽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濵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既乃獲見吾鄉之薛楊諸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説而樂之乃以責

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不足也矣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求為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為踰月之留亦不許居未旬日即以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為孝我乎不能黄鵠千里而思為翼下之雛徒使吾心益自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能久留於親側而倏往倏來吾父之

命不敢違也予曰賢哉處士之為父孝哉夢星之為子也勉之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使人來訃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衆共非笑詆斥以為恠物惟世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已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惟功利之為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

論粉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無由往哭遥寄一奠以致吾傷悼之懷而叙其遣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勵夫世之為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使之務底於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



王文成全書卷八

王文成全書卷九

明 王守仁 撰

別錄一

奏疏一

陳言邊務疏弘治十二年時進士

通者竊見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邊䧟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況

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於為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為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令幸上天仁愛遂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轅改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獘源懲乂而振作之者矣新進

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為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為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乘剌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

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曽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㑹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曽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為之將李綱之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曽未見有一人萬一邉騎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

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為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畧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虚應故事而寔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畧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内歳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礲砥礪日稽月考别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

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敵情之虛寔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遥度而往涖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吴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

也而稱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强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閒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强悍亦誠有足用也且被擯棄之久必且悔

艾前非以思奮勵令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之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令以中國而禦外寇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令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遥聞出

師竊以為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寇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寇恃弓矢今大雨時行觔膠解弛二也寇逐水草以為居射生畜以為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寇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寔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容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容歸京師邊

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寔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為兩便哉况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為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

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官軍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為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遥為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寇所拆毁邊墻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

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寇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為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即豪門之賔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

且需求刻剥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為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茍庋於法文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田毋使潰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

有百萬之衆徒以虚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
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
邊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
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
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强壯宣以國恩喻
以寇讐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
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厲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
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一隅有

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今寇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偽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寇情虛寔事難卒辦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必有剽掠之虞一以為當救一以為可邀從之則必陷

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敵兵之所以得志也令若遂其搽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其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為失機養威為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斃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外寇長於野戰令邊卒新破寇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

也為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
謀寇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饗使
皆畜力養鋭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
之則其勢幷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巳昔李牧備邊
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為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
可禁遏而始奮威幷出若不得巳而後從之是以一戰
而獲大勝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
我守既堅我氣既鋭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

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寇日以匱我盛則寇日以衰我怒則寇日以曲我逸則寇日以勞我堅則寇日以虛我銳則寇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横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為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令邊關將帥

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爲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悍煩難則爲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陛下不忽其微乞勑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即爲斟酌施行毋使視爲歷文務欲責以寔效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爲國惓惓之至

乞養病疏十五年八月時官刑部主事

臣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由弘治十二年二甲進

士弘治十三年六月除授前職弘治十四年八月奉命前往直隸淮安等府會同各該巡按御史審决重囚已行遵奉奏報外切縁臣自去歳三月忽患虗弱咳嗽之疾劑炙交攻入秋稍愈遽欲謝去藥石醫師不可以為病根既植當復萌芽勉强服飲頗亦臻效及奉命南行漸益平復遂以為無復他慮竟廢醫言捐棄藥餌衝冒風寒恬無顧忌内耗外侵舊患仍作及事竣北上行至揚州轉增煩熱遷延三月尩羸日甚心雖戀闕勢不能

前追誦醫言則既晚矣先民有云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臣之致此則是不信醫者逆耳之言而畏難苦口之藥之過也今雖悔之其可能乎臣自惟田野豎儒粗通章句遭遇聖明竊禄部署未效答於涓埃懼遂填于溝壑螻蟻之私期得暫離職任投養幽閒苟全餘生庶申初志伏望聖恩垂憫乞勅吏部容臣暫歸原籍就醫調治病痊之日仍赴前項衙門辦事以圖補報臣不勝迫切願望之至

乞宥言官去權姦以章聖德疏正德元年時官兵部主事

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臣邇者竊見陛下以南京户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特勅錦衣衛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冒忌諱上干雷霆之怒者但以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為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

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為非宜然而莫敢為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陛下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非惟無補於國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況今天時涷沍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興羣臣紛紛

之議其時陛下必將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臣敘乏下僚僭言寘罪伏覩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故敢昧死為陛下一言伏惟俯垂省察不勝干冒戰慄之至

自劾乞休疏 十年時官鴻臚寺卿

臣由弘治十二年進士歷任今職蓋叨位竊禄十有六年中間鰥曠之罪多矣遹者朝廷舉考察之典揀汰羣僚臣反顧内省檢點其平日正合擯廢之列雖以階資稍崇偶幸漏網然其不職之罪臣自知之不敢重以欺陛下況其氣體素弱近年以来疾病交攻非獨才之不堪亦且力有不任夫幸人之不知而鼠竄苟免臣之所甚耻也淑慝混淆使勸懲之典不明臣之所甚懼也伏

惟陛下明燭其罪以之為顯罰使天下曉然知不肖者之不得以倖免臣之願死且不朽若從末減罷歸田里使得自附於乞休之末臣之大幸亦死且不朽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乞養病疏 十年八月

頃者臣以朝廷舉行考察自陳不職之狀席藁待罪其時臣疾已作然不敢以疾請者人臣鰥曠廢職自宜擯逐以彰國法疾非所言矣陛下寬恩曲成畱使供職臣

雖冥頑亦寧不知感激自奮及其壯齒陳力就列少效犬馬然臣病侵氣弱力不能從其心臣自往歲投竄荒夷往來道路前後五載蒙犯瘴霧魑魅之與游蠱毒之與處其時雖未即死而病勢因仍漸肌入骨日以深積後值聖恩汪濊掩瑕納垢復玷清班收斂精魂旋回光澤其寔內病潛滋外强中槁頃來南都寒暑失節病遂大作且臣自幼失母鞠於祖母岑今年九十有六耄甚不可迎侍日夜望臣一歸為訣臣之疾痛抱此苦懷萬

無生理陛下至仁天覆惟恐一物不遂其生伏乞放臣暫回田里就醫調治使得目見祖母之終臣雖殞越下土永銜犬馬帷蓋之恩儻得因是茍延殘喘復為完人臣齒未甚衰暮猶有圖効之日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諫迎佛疏 稿具未上

臣自七月以来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為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郡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為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

端之萌蘖郡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為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遡流求原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為

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知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即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為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觀於遊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

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為
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為其道能使人
清心絶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
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
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
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
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帑遣
使不憚數萬里之遥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

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遐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慉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為諛言以佞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為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

夫佛者西方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西方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為御王良為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羣品

之嚚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竊嘗學佛家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藴奥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為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為冣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

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為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説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絶人之嗔其

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故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

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為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寔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寔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域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為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矣

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遥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靡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歴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為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為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果臣言出

於虛繆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踊躍喜幸輙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隕越之至專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聞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十一年十月時陞南贛僉都御史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去歲四月嘗以不職自劾求退後至八月又以舊疾交作復乞天恩赦回調理皆未蒙准允黽勉尸素因循日月至今年九月十四日忽接吏

部咨文蒙恩陞授前職聞命驚惶感泣之餘莫知攸措竊念臣才本庸劣性復迂踈兼以疾病多端氣體羸弱待罪鴻臚閑散之地猶懼不稱況茲廵撫重任其將何才以堪夫因才器使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臙仕顯官臣心豈獨不願一時貪倖茍受後至潰敗僨事臣一身戮辱亦奚足惜其如陛下之事何況臣疾病未已精力益衰平居無事尚爾奄奄軍旅驅馳豈復堪任臣在少年粗心浮氣狂誕自居自後涉歷漸

久稍知慚沮逮今思之悔創靡及人或未考其寔臣之自知則既審矣又何敢崇飾舊惡以誤國事伏願陛下念朝廷之大政不可輕地方之重寄不可苟體物情之有短長憫凡愚之所不逮别選賢能委以兹任憫臣之愚不加譴逐容令仍以鴻臚寺卿退歸田里以免負乘之誅臣雖顛隕敢忘銜結臣自幼失慈鞠於祖母岑今年九十有七旦暮思臣一見為訣去歳乞休雖迫疾病寔亦因此臣敢輙以螻螘苦切之情控於陛下冀得便

道先歸省視孝疾少伸反哺之私以俟矜允之命臣衷情廹切不自知其觸昧條憲臣不勝受恩感激瀆冒戰懼哀懇祈望之至

謝恩疏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部題奉聖旨王守仁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廵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寫勑與他欽此欽遵臣自以非才多病懼不勝任以致僨事當具本乞恩辭

免容令原職致仕隨於十月二十四日節該欽奉勑諭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粮事宜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欽此欽遵外十一月十四日續准兵部咨為緊急賊情事內開都御史文森遷延誤事見奉勑書切責乃敢託疾避難奏回養病見今盜賊劫掠民遭荼毒萬一王守仁因見地方有事假託辭免不

無愈加誤事該本部題奉聖旨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
上緊去不許辭避遲誤欽此聞報憂懼不遑寧處一面
扶疾候旨至浙江杭州府地方於十二月初二日復准
吏部咨該臣奏為乞恩辭免新任仍照舊職致仕事奏
奉聖旨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贛地方見今多事着上緊
前去用心巡撫欽此備咨到臣感恩懼罪之餘不敢冒
昧復請隨於本月初三日起程至次年正月十六日已
抵贛州接管巡撫外伏念臣氣體羸弱質性迂踈聊為

口耳之學本非折衝之才鴻臚閒散尚以疾病而不堪廵撫繁難豈其精力之可任但前官以辭疾拓議適踵效尤之嫌而聖旨以多事為言恐蹈避難之罪遂爾冒於負乘不暇虞於覆餗黽勉蒞事忽已踰旬受恩思效每廢寢食顧兵粮耗竭之餘加之以師旅而盜賊殘破之後方若於瘡痍尚爾一籌之未展敢云期月而可觀況炎毒舊侵懼復中於瘴癘尪衰日積憂不任於驅馳心有餘而才不逮足欲進而力不前徒切感恩之報莫

申效死之誠臣敢不勉其智之所不足竭砥礪於己盡其力之所可為付利鈍於天亮無補於河嶽亦少致其涓埃稍俟狐鼠巢穴之平終遂麋鹿山林之請臣不勝受恩感激

給由疏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臣見年四十六歲係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民籍由進士弘治十三年二月内除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弘治十五年八月内告回原籍養病弘治十七年七月内病

痊赴部改除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正德元年十二月
內為宥言官去權奸以彰聖德事蒙恩降授貴州龍場
驛驛丞正德五年三月內蒙陞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知
縣本年十月內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正德六
年正月內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本年十月內陞本
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正德七年三月內陞本部考功
清吏司郎中本年十二月初八日蒙陞南京太僕寺少
卿正德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正德九年四月二

十一日止歷俸六箇月本日到任吏部劄付蒙陞南京鴻臚寺卿本月二十五日到任至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止連閏歷俸二十九箇月零十二日本日准吏部咨蒙恩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廵撫南贛汀漳等府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前到地方行事支俸起扣至本月二十五日止又歷俸十日連前共輳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例應給由緣臣係廵撫官員見在福建漳州等府地方督調官軍夾剿漳浦等處流賊未敢擅

離緣係三年給由事理為此具本奏聞

參失事官員疏　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據贛州府信豐縣及信豐守禦千户所各報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有龍南强賊突来地名崇僊屯劄已經差委興國縣義民蕭承會同信豐龍南官兵相機勦捕續據申報强賊突来本縣小河住劄離縣約有四十餘里乞要發兵策應又據申報本月初九日有龍南

流賊六百餘人突至城下除嚴督軍兵固守城池緣本所縣無兵禦敵誠恐前賊攻城卒難止遏乞調峰山弩手并該縣兵夫救護又經差委南安府經歷王祚南康縣縣丞舒富統領弩手殺手前去約會二縣掌印官並領官兵相機攻圍去後續據縣丞舒富呈本月初十日蒙委統領殺手陳禮魴打手吴尚能等共五百名經歷王祚義民蕭承統領峰山加善雙秀弩手各三百名先後到於信豐縣會勦至十一日止有該所管屯千户林

節帶兵四十餘名出城據鄉導馬客等報稱止有強賊
六百餘人在地名花園屯劄當同各官將兵分布劄定
只見前賊一陣止有百十餘徒先出有前哨義民蕭承
領兵就與敵殺斬獲賊級四顆奪獲白旗一面頃刻衆
賊出營分為三哨約有二千餘徒瞰知龍南反招賊首
黄秀魁糾合廣東龍川縣浰頭賊首池大鬢賊首池大
安新總兵池大昇共為一陣賊首楊金巢自為一陣勢
甚猖獗畢職督統本哨兵快奮勇交鋒殺死賊徒二十

餘人不意賊衆一湧前衝殺手陳禮魴百長鍾德昇等
見勢難當俱各不聽約束先行漫散有南康縣報效義
士楊習舉等仍與前賊死敵不退俱被戳傷身死及有
經歷王祚上馬不便亦被執去賊勢得勝仍要攻城隨
與蕭承林節等收集衆兵退至南營山把截遇蒙本道
親臨該縣督剿各賊聞知退至牛州離城少遠至十二
日前賊差人告招十三日蒙本道差蕭承前去招撫就
將經歷王祚放回賊往原巢去訖等因到道備呈到臣

隨據龍南縣知縣盧鳳呈稱本縣捕盜主簿周政會同鎮撫劉鏜千户洪恩統領機兵旗軍於本月十八日前去信豐縣截捕探得強賊池大鬢黄秀魁等從鵝鵲隘越過安遠縣住劄本職督兵追截前賊已往廣東龍川縣復回原巢淍頭去訖據安遠縣知縣劉璁稟稱於本月十九日統領水元大石等保民兵弩手前去龍泉等保截勦各賊遯回原巢去訖難以窮追以此掣兵回縣緣由查得先據該道及信豐縣所各稟報前事已經批

仰該道兵備等官急調招撫義官葉芳協同石背兵夫斷賊歸路及調峯山弩手與南康打手人等責委縣丞舒富統領前後夾擊又看得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仍仰該府急行所屬隣近官司俱要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於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賊不敢輕易奔突仍調安遠縣知縣劉瑀星夜起集水元大石等保民兵一千橫接龍南邀其不備若賊猶屯信豊急自龍南直趨浰頭搗其巢穴賊進無所獲退無所處不過旬日

可以坐擒仰各遵照施行去後今據前因参看得縣丞舒富承委督勦不能相度機宜輕率驟進以致殺傷兵快原其心雖出奮勇責以師律均為敗事經歴王祚臨陣潰奔為賊所執後雖倖免終係失機信豐縣所知縣黄天爵千戶鄭鐸廵捕副千戶朱誠惟知固城自守不肯發兵應援龍南知縣盧鳳捕盜主簿周政隄備鎮撫劉鏜千戶洪恩地當関隘正可防遏坐視前賊往来畧不出兵邀擊千戶林節即其兵力之寡似難全責究其

失律之罪亦宜分受安遠縣知縣劉瑀承調追襲緩不及事俱屬違法南康縣百長鍾徳昇等臨陣不前故違約束先行潰散失誤軍機應合處以軍法該道兵備副使楊璋守備都指揮同知王泰俱屬提督欠嚴但楊璋往來調度卒能招撫前賊計其功勞可以贖罪及照廣東龍川縣掌印捕盜等官明知首賊池大鬢等在彼地方為巢却亦不行時嘗巡邏縱其過境刼掠又各不行乘機追捕俱屬故違所據前項失事官員俱屬遵奉勑

諭事理即行提問但前項賊徒擁衆數千變詐百出名
雖陽受招撫其寔陰懷異圖况其黨與根連三省萬一
乘間復出為患必大正係緊関用人隄備之際除將百
長鍾德昇等查勘的確處以軍法及方面軍職另行叅
究外其餘前項各官且量加督責姑令戴罪隄備各自
相機行事勉圖後功以贖前罪仍一面委官前去信豐
縣地方查勘前項殺死兵快數目及有無隱匿别項事
情另行叅奏縁係地方緊急賊情及叅失事官員事理

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請旨

閩廣捷音疏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整飭兵備兼管分廵漳南道僉事胡璉呈會同分守右參政艾洪經理軍務左參政陳策副使唐澤將領都指揮僉事李胤暫據河頭等哨委官指揮徐麒知縣施祥知事曽瑶等呈稱各職統領軍兵五千餘人進至長富村等處見得賊衆地險巢穴數多兼且四路裝伏勢甚猖獗尅期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八日

等各分哨路從長富村至濶竹洋新洋大豊五雷大小峯等處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從賊犯黃奕等共計四百三十二名顆俘獲賊屬一百四十六名口燒燬房屋四百餘間奪獲馬牛等項被賊殺死老人許六打手黃富璘等六名餘賊俱各奔聚象湖山非守各職又統官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劄誠恐賊衆我寡呈乞添兵策應等因到道行據大溪哨指揮高偉呈報統兵約會蓮花石官兵攻打象湖山適遇廣東委官指揮

王春等領兵亦至彼境大傘地方男職與指揮覃桓縣丞紀鏞領兵前去會勦不意大傘賊徒突出男職等奮勇抵戰覃桓紀鏞馬陷深泥與軍人易成等七名兵快李崇静等八名俱被賊傷身死男職亦被戳二鎗勢難抵敵只得收兵暫回聽候緣象湖山係極高絕險自来官兵所不能攻今賊勢日甚若不添調狼兵稍俟秋冬會舉夾攻恐生他變通行呈稟間續奉本院紙牌為進兵方畧事備行各職遵奉密諭佯言犒衆退師俟秋再

舉密切部勒諸軍乘懈奮擊依蒙崟差義官曾崇秀爪探虛寔乘賊怠弛會選精兵一千五百名當先重兵四千二百名繼後分作三路各職統領俱於二月十九日夜銜枚直趨三路並進直搗象湖山奪其隘口各賊雖已失險但其間賊徒類皆驍勇精悍猶能凌塹絕谷超躍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滾木礧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天撼搖山谷三司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賊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

追殺擒斬大賊首黄猫狸游四并廣東大賊首蕭細弟
郭虎等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一百三十三名口
其間墜崖墮壑死者不可勝計奪回水黄牛贓銀鎗刀
等物燒燬房屋五百餘間餘賊潰散復入流恩山岡等
巢與諸賊合勢亦被各賊殺死頭目賴順打手楊縁等
一十四名次早各職分兵追剿指揮高偉推官胡寧道
亦由大豊領兵来會仍與前賊交鋒大戰擒斬首從賊
犯巫姐旺等一百六十三名顆俘獲賊屬一百六名口

餘賊敗走各又遯入廣東交界黄蠟溪上下樟溪大山去訖又據金豐三團哨委官指揮王鎧李誠通判龔震等各呈稱賊首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粮守險勢甚强固各職依奉會議分兵五路連日攻打生擒大賊首詹師富江萬范克起羅佑賢等四名餘賊敗走復入竹子洞等處大山嘯聚隨又分兵追襲與賊連戰擒首從賊犯范興長等二百三十五名顆俘獲賊屬八十二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五名口奪獲馬牛等物亦被各

賊殺死老人胡文政一名戳傷鄉夫葉永旺等五名又據指揮徐麒等呈稱黄蠟溪上下漳溪與廣東饒平縣並本省永定縣山界相連遵依約會廣東官兵并金豐哨指揮韋鑑大溪哨推官胡寧道等於三月二十一日子時發兵齊至黄蠟廣東義民饒四等領兵亦至會合我兵三路進攻賊出拒戰甚鋭我兵奮勇大譟而前擒斬首從賊犯温宗富等九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一十三名口餘賊敗走各兵乘勝追至赤石巖仍與大戰良久

賊復大敗又擒斬首從賊犯游宗成等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賊屬九十名口又據中營委官指揮張鉞百户呂希良等呈稱領兵追趕黄蠟溪等處逃賊至地名陳呂村遇賊拒戰當陣擒斬首從賊犯朱老叔等六十六名顆俘獲賊屬八名口各另呈觧到道轉觧審驗紀功外續據委官知府鍾湘呈稱蒙調官兵先後兩月之間攻破長富村等處巢穴三十餘處擒斬首從賊犯一千四百二十餘名顆俘獲賊屬五百七十餘名口奪回被

虜男婦五名口燒燬房屋二千餘間奪獲牛馬贓仗無算即令脅從餘黨悉願携帶家口出官投首聽撫安插本職遵照兵部奏行勘合並廵撫都察院節行案牌事理出給告示發委知縣施祥縣丞余道招撫脅從賊人朱宗玉翁景璘等一千二百三十五名家口二千八百二十八名口俱經審驗安插復業緣由呈報到道轉呈到臣及據廣東按察司分廵嶺東道兵備僉事等官顧應祥等會呈遵依本院案驗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

赴期進勦隨奉本院進兵方畧當即遵依揚言班師一面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脚隘等處分為三哨鼓譟並進賊瞻顧不暇望風瓦觧節據指揮楊昂王春通判徐璣陳策義官佘黃孟等各報稱於本年正月二十四等日赴破古村禾窖禾村大水山柘林等巢生擒大賊首張大背劉烏嘴蕭乾文范端蕭王即蕭五顯蓟劉蘇瑢賴隆等並擒斬首從賊犯乘勝前進會同福建官軍赴期夾攻間探知大傘賊徒潰圍殺死指揮覃桓縣丞紀

鏞等情當即進兵策應各賊畏我兵勢燒巢奔走生擒賊首羅聖欽餘賊退入箭灘大寨合勢乘險併力拒敵蒙委知縣張戩督同指揮張天杰分哨由別路進兵攻破白土村赤石巖等巢直擣箭灘大寨諸賊迎戰我兵奮勇合擊遂破箭灘當陣斬獲首從賊犯共計二百二十四名顆俘獲賊屬八十四名口及牛馬贓仗等物各寨賊黨聞風奔竄已散復聚愈相連結各設機險以死拒守各職統兵分兵並進於三月二十等日攻破水竹

大重坑苦宅溪靖泉溪白羅南山等巢直擣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生擒賊首温火燒張大背雷振蔡晟賴英等並擒斬賊犯共一千四十八名顆俘獲賊屬八百三十八名口奪獲馬牛贓銀銅錢衣帛器仗蕉紗等物前後共計生擒大賊首一十四名擒斬賊犯一千二百五十八名顆俘獲賊屬九百二十二名口奪獲水黄牛馬一百三十九頭匹贓仗衣布等物共二千一百五十七件疋葛蕉紗九十六斤一兩贓銀三十二

兩四錢八分銅錢一百四十二文各開報到道收審緣由呈報前來卷查先為急報賊情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巳經福建廣東總鎮廵按等衙門都御史陳金御史胡文静等會議區畫各該守廵兵備等官欽遵整備粮餉起調軍兵約會進剿間臣於本年正月十六日始抵贛州地方行事先於本月初三日於南昌地方據兩省各官呈稟師期不同事體叅錯誠恐彼此推調致誤軍機當臣備遵該部咨來事理具開進兵方畧行仰各官

協同上緊容切施行去後續據福建右參政等官艾洪等會呈指揮覃桓縣丞紀鏞被大傘賊衆突出馬陷深泥被傷身死及據各哨呈稱賊寨險惡天氣漸暄我兵遭挫賊勢日甚乞要奏添狼兵俟秋再舉備呈到臣參看得各官頓兵不進致此敗衂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略及照奏調狼兵非惟日久路遥緩不及事兼恐師老財費別生他虞且勝敗由人兵貴善用當此挫折各官正宜協憤同奮因敗求勝豈可輙自退阻倚調狼兵坐

失機會臣當日即自贛州起程親率諸軍進屯長汀上杭等處一面督令各官密照方畧火速進勦立功自贖敢有支吾推調定以軍法論處一面查勘失事縁由另行叅奏間隨據各呈捷音到臣叅照閩廣賊首詹師富温火燒等恃險從逆已將十年黨惡聚徒動以萬計鼠狐得肆跳梁蛇豕漸無紀極刼剽焚驅數郡遭其荼毒轉輸征調三省為之騷然臣等奉行誅勦三月之内遂克殲取渠魁掃蕩巢穴百姓解倒懸之苦列郡獲再生

之安此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及照福建領兵各官始雖踈於警備稍損軍威終能戮力協謀大致克捷論過雖有計功亦多其間福建如僉事胡璉叅政陳策副使唐澤知府鍾湘廣東如僉事顧應祥都指揮僉事楊懋知縣張戩才調俱優勞勩尤著伏乞俯從惟重之典以作敢戰之風除將二省兵快量留防守其餘悉令歸農及將功次另行勘報外原係捷音事理為此具本題奏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伏覩大明律内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調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越城而逃者斬此皆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勦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為首就陣擒斬以

次劇賊一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賞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陞實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之外扣算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賊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署一級獲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人捕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

二名者賞八兩三名者陞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准世襲不願者賞五兩此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叅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絡盜賊淵藪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珊高快馬黃秀魁池大鬢之屬不時攻城掠鄉動輙數千餘徒每每督兵追剿不過遥

為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為之激勸耳合無申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寔開報覆勘是寔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鞫問明白即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相悖戾如此則

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以即時撲滅粮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具呈到臣卷查三省賊盜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據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為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者臣請因是為陛下略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凶頑固亦未

嘗不畏誅討夫惟為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為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讐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劫

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已地也夫平良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强

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拒攝旬日而始集約束齎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稇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為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剿捕聊為招撫之媒求之寔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剿捕

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視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為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為

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吴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

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為將亦不能有所成况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贑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

以為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無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遯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横罹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羣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鋭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畧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為可省

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贛卷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剿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巡按三司官即便叅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衆草賊但係有名强盜肆行刦掠賊勢凶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即時差人申報合干上司并具申

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患地方從重叅究决不輕貸等因題奉欽依備行前來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即刋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門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

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莫伸特勑兵部俯采下議特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於僨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從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弊

不敢不為陛下盡言陛下從臣之請使後来者得効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逭死罪於萬一緣係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理為此具本請旨

攻治盜賊二策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云云查得先因地方盜賊日熾民被荼毒竊計兵力寡弱既不足以防遏賊勢事權輕撓復不足以齊一人心乞要申明賞罰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庶

幾舉動如意而事功可成已經具題間令復據各呈申前因臣等參看得前項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為撫勦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為後先如此亦可以省供饋

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之澌盡灰滅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四路並進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冤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掾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

交聲迹彰聞賊强者設險以拒敵黠者挾類而深逃迨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兼之杼柚已空種不入土而營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夫由前之說則如臣之昧劣𡨥懼不足以堪事必擇能者任

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議惟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為此具本請旨

類奏擒斬功次疏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正德十二年二月二十等日據贛州府龍南縣申總甲王受等呈蒙差各役領兵與同已招大賊首黃秀璣等前往安遠截捕流賊賴振禄等行至地名湖江背不

料黄秀璣反招主令伊弟黄大満黄細満等沿途打搶民財放火燒燬民人劉必甫等房屋仍與賊首賴振禄等連謀行刼本役督率兵快人等前到地名黎坑際下與賊對敵當陣殺獲賊首黄秀璣黄大満黄細満黄積瑜首級四顆奪獲黄黑旗二面殺死賊徒三十餘名本年四月初九日又有廣東浰頭老賊首池大鬢串同反招賊首黄秀魁陳秀顯等糾衆四百餘徒打刼千長何甫等家本役又率兵夫至地名陳坑水與賊交鋒殺獲

首從賊人陳秀顯等一十二顆奪獲紅旗一面大小黃牛五頭餘賊歸巢去訖及據南安府申據大庾縣隘長張德報稱湖廣桂陽縣魚黄峒峯賊首唐飛劍總兵嚴宗清千總賴必等糾衆刼虜當起兵夫追至界首南流㘭與賊對敵殺獲唐飛劍嚴宗清首級二顆及南安縣申准縣丞舒富闗峯賊三百餘人出刼當有保長王萬湖等帶領鄉兵擒捕殺獲賊級一顆生擒賊二名奪回被擄人口三名口奪獲黄牛二頭各觧報到道審驗明

白等因又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南道僉事黄昭呈韶州府乳源縣知縣沈淵申稱本年二月十八日有東山猺賊首髙快馬等衆突来城外并附近鄉村打刼欲行攻陷南城當即起集鄉兵及打手民壯固守城池及相機與敵射傷賊徒三名各賊退在北城外劄營隨調深峒等處土兵協力奮勇與賊交鋒射傷賊徒二十餘名射死賊徒一十六名奪回被擄人口三十二名口又據捕盗老人梁真等殺獲賊級二顆生擒賊徒一名及據

樂昌縣知縣李增申强賊六百餘徒出刼當集打手兵壯前去截捕到地名雲門寺與賊交鋒斬獲賊級二十四顆生擒賊徒二名奪獲馬七匹又據曲江縣猺總盤宗興等擒獲賊徒一名奪獲馬一匹各呈解到道審驗是寔等因並據潮州府揭陽縣申流賊刼長樂海豐等縣黄義官等家隨調兵快行至地名長門徑與賊對敵擒獲賊徒張宏福王本四等一十六名俘獲賊婦二口及據惠州府申准捕盜通判徐璣牒稱流賊一夥約有

八十餘徒圍刼新地屯徐百户等家當督兵快打手追殺至地名馬騣逕擒獲賊徒杜棟等四名殺獲賊級一顆又督總甲鄭全等在地名葵頭障擒獲賊徒張仔等一十二名及千長彭伯璠等率兵擒獲賊徒黄貴等一十五名殺獲賊級一顆俘獲賊婦一口又有總甲黄廷珠追獲賊徒雷進保等八名俱觧赴嶺東道審驗等因及據湖廣郴桂等處兵備副使陳璧守備指揮同知李璋各呈廣東苗賊一千餘徒出刼興寧等處當起郴州

殺手令閘住千户孔世傑等管領追襲至地名大田橋遇賊當陣擒斬首從賊人龎廣等三十二名顆奪獲贓仗四十七件馬騾五匹奪回被擄人口二百五十名口并據老人劉宣等捕獲賊徒雷克恕等六名俘獲婦女三口申報到道審驗明白各備由呈申開報到臣先為巡撫地方事節該欽奉勑命爾廵撫江西南安贑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但有賊盜生發即便設法剿捕欽此欽遵已經

偹行各道守廵兵備守備等官嚴督府衛所州縣掌印捕盜等官集起父子鄉兵及顧募打手殺手弩手人等各於賊行要路去處加謹防禦遇有盜賊出沒就便相機截捕獲功呈報以靖地方仍據各呈除行各該兵備等官將斬獲賊級閱驗明白發仰梟首生擒賊犯問招回報俘獲賊屬並牛馬贓物俱變賣價銀入官與器械俱貯庫被虜人口給親完聚獲功人員照例量行給賞外緣擒獲功次事理為此具本題知

添設平和縣治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兵備僉事胡璉呈奉本院批據漳州府呈准知府鍾湘關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連名呈稱南靖縣治僻在一隅相離盧溪平和長樂等處地里遥遠政教不及小民罔知法度不時刼掠鄉村肆無忌憚醸成大禍今日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威雖曰殲厥渠魁掃除黨類此特一時之計未為久遠之規乞於河頭中營處所添設縣治引帶汀潮喉襟清寧人烟輳

集道路適均政教既敷盜賊自息考之近日龍巖添設漳平而寇盜以靖上杭添設永定而地方以寧此皆明驗令若添設縣治可以永保無虞等情又據南靖縣義民鄉老曾敦立林大俊等呈稱河頭地方北與盧溪流恩山岡接境西南與平和象湖山接境而平和等鄉又與廣東饒平縣大傘箭灌等鄉接境皆係窮險賊巢兩省民居相距所屬縣治各有五日之程名雖分設都圖寔則不聞政教往往相誘出刼一呼數千所過荼毒有

不忍言正德二年雖蒙統兵剿捕未曾設有縣治不過數月遺黨復興今蒙調兵剿撫雖少寧息誠恐漏網之徒復踵前弊呈乞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移易風俗庶得久安長治等因蒙漳南道督同本職與南靖縣知縣施祥帶領耆民曾敦立等並山人洪欽順等親詣河頭地方踏得大洋陂背山面水地勢寬平周圍量度可六百餘丈西接廣東饒平北連三團盧溪堪以建設縣治合將南靖縣清寧新安等里漳浦縣二三

等都分割管攝隨地粮差及看得盧溪枋頭坂地勢頗雄宜立廵檢司以為防禦就將小溪廵檢司移建仍量加編弓兵點選鄉夫協同廵邏遇有盜賊隨即撲捕再三審據通都民人合詞執稱南靖地方極臨邊境盜賊易生上策莫如設縣況今奏凱之後軍餉錢粮尚有餘剩各人亦願鑿山採石挑土築城砍伐樹木燒造甎瓦數月之内工可告成為照南靖縣相離盧溪等處委的寫遠難以隄防管東今欲於河頭添設縣治枋頭坂移

設巡檢司外足以控制饒平隣境内足以壓服盧溪諸巢又且民皆樂從不煩官府督責誠亦一勞永逸事頗相應具呈到道呈乞照詳等因奉批看得開建縣治控制兩省猺寨以奠數邑民居實亦一勞永逸之圖但未經查勘奏請仍仰該道會同始議各官再行該府拘集父老子弟及地方新舊居民審度事體斟酌利害如果遠近無不稱便軍民又皆樂從事已舉興勢難中輟即便具由呈來以憑奏請定奪仍一面俯順民情相度地

勢就於建縣地內預行區畫街衢井巷務要均適端方可以永久無弊聽從願徙新舊人民各先占地建屋任便居住其縣治學校倉場及一應該役衙門姑且規留空址待奏准命下之日以次建立仍一面通行鎮廵等衙門公同會議此係設縣安民地方重事各官務要計處周悉經畫審當毋得苟且雷同致貽後悔批呈作急勘報等因依蒙拘集坊郭父老及河頭新舊居民再三詢訪各交口稱便有地者願歸官丈量以建城池有山

者願聽上砍伐以助木石有人力者又皆忻然相聚挑
築土基業已垂成惟恐上議中止下情難遂等情具呈
到臣為照建立縣治固係禦盜安民之長策但當大兵
之後繼以重役竊恐民或不堪臣時督兵其地親行訪
詢父老訊咨道路衆口一詞莫不舉首願望仰心樂從
旦夕皇皇惟恐或阻臣隨遣人私視其地官府未有教
令先已伐木畚土雜然並作褁粮趨事相望於道究其
所以皆緣數邑之民積苦盜賊設縣控禦之議父老相

沿巳久人心冀望甚渴皆以為必湏如此而後百年之盜可散數邑之民可安故其樂事勸功不令而速臣觀河頭形勢寔係兩省賊寨咽喉令象湖可塘大傘箭灌諸巢雖巳破蕩而遺孽殘黨亦寧無有逃遯山谷者舊因縣治不立征勦之後浸復歸據舊巢亂亂相承皆原於此令誠於其地開設縣治正所謂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為善良不然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時再聚兩省之兵又糜數萬之費圖之巳無及矣

臣竊以為開縣治於河頭以控制羣巢於勢為便雖使民不甚欲猶將强而從之況其視望欣趨若此亦何憚而不為至於移廵司於枋頭坂亦於事勢有不容已蓋河頭者諸巢之咽喉枋頭者河頭之唇齒勢必相須無其事體已有成規不過遷移之勞所費無幾臣等皆已經畫區處大畧已備不過數月可無督促而成民之所未敢擅為者惟縣治學校須命下之日乃舉行耳伏願陛下俯念一方荼毒之久深惟百姓永逺之圖下臣等

所議於該部採而行之設縣之後有不如議臣無所逃其責今新撫之民羣聚於河頭者二千有餘皆待此以息其反側若失今不圖衆心一散不可以復合事機一去不可以復追後有噬臍之悔徒使臣等得以為辭然已無救於事矣緣係添設縣治永保地方事理為此具本請旨

疏通塩法疏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

呈奉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孫燧案驗准兵部咨行移各該巡撫官員今歲俱免赴京議事各要在彼修舉職業若有重大軍務應議事件益於政體便於軍民者明白條陳聽會官計議奏請等因已經行仰所屬查訪去後隨據吉安臨江袁州等府萬安泰和清江宜春等縣商民彭拱劉常郭閏彭秀連名狀告正德六年蒙上司明文行令贛州府起立抽分鹽廠告示商民但有販到閩廣鹽課由南雄府曾經折梅亭納過勸借銀兩止在

贛州府發賣者免其抽稅顧裝至袁臨吉三府賣者每十引抽一引閩鹽自汀州過會昌羊角水廣鹽自黄田江九渡水来者未經折梅亭在贛州府發賣每十引抽一引顧裝至袁臨吉三府發賣每十引又抽一引疏通四年官商兩便正德九年十月内又蒙贛州府告示該奉勘合開稱廣鹽止許南贛二府發賣其袁臨吉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越境以致數年廣鹽禁絶淮鹽因怯河道逆流灘石險阻止於省城三府居民受其髙價

之苦客商阻塞買賣之源乞賜俯念吉臨等府與贛州地里相連自昔至今惟食廣盐一向未經禁革況廣盐許于南贛二府發賣原亦不係洪武舊制乃是正統年間為建言民情事奉總督兩廣衙門奏行新例如蒙將廣盐查照南贛事例照舊疏通下流發賣萬民幸甚等因又據贛州府抽分廠委官照磨汪德進呈近奉勘合禁止廣盐止許南贛發賣不許下流但贛州吉安地理相連水路不過一日之程今年夏驟雨泛漲雖有橋船

阻隔水勢洶惡衝斷橋索以致奸商計乘水勢聚積百船執持凶器用强越過後雖拏獲數起問罪不過十之一二又有投託勢要官豪夹帶下流發賣者又有挑擔䭾載從興國贛縣南康等處小路越過發賣者其弊多端不禁則違事例禁止則勢所難行呈乞議處等因卷查正德六年奉總制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左都御史陳金批據江西布政司呈准本司右布政使任漢咨稱查得江西十三府俱係兩淮行塩地方湖西嶺北二道灘

石險惡淮鹽因而不到商人往往越境私販廣鹽射利肥己先蒙總督衙門奏准廣鹽許行南贛二府發賣仰令南雄照引追米納價類觧梧州軍門官商兩便軍餉充足當時止是奏行南贛不曾開載袁臨吉三府合無遵照勑諭便宜處置暫許廣鹽得下袁臨吉三府地方發賣立廠盤掣以助軍餉及據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王秩亦呈前事隨該三司布政等官劉杲等議得委果於事有益於法無礙呈詳批允前來遵照立廠照例抽

税外正徳九年十月内准户部咨該廵撫都御史周南題該本部覆議内開廣東塩課仍照正徳三年題奉欽依事理有引官塩許於南贑二府發賣不許再行抽税袁臨吉不係舊例行塩地方不許到彼如有犯者不分有引無引俱照律例問罪没官又經行仰禁革去後今據前因隨查得正徳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設立抽分廠起至正徳九年五月終止共抽過税銀四萬八百四十餘兩陸續奉撫鎮衙門明文支發三省夾攻大帽山

等處賞功軍餉並犒勞過狼兵官軍土兵口糧并取赴饒州征勦姚源軍前應用及起造抽分廠廳浮橋修理城池買穀上倉預備賑濟及遵巡撫軍門批申借支贛州衛官軍月粮等項支過稅銀三萬八千二百九十餘兩由此觀之則地方粮餉之用歲費不貲而仰給於商稅獨重前項商稅所入諸貨雖有而取足於塩利獨多

及查得近為緊急賊情事該兵部題奉欽依轉行議處停當具由呈報該本道會同分守守備衙門議得賊首

謝志珊有名大寨三十餘處擁衆數萬盤據三省窮凶極惡神怒人怨已經呈詳轉達奏聞動調三省官兵會剿去後及議得本省動調官兵以三萬為率半年為期粮餉等費約用數萬查得贑州府庫收貯前項稅銀除支用外止餘二千九百餘兩又是節催起解赴部之數續收銀兩止有一千六百餘兩但恐不日命下尅期進剿軍行粮食所當預處及查得廣東所奏前項塩法准行南贑二府販賣果係一時權宜不係洪武年間舊例

合無查照先年總制都御史陳金便宜事例一面行令前商許於袁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為助給一面別行議處以備軍餉庶使有備無患不致臨期缺乏俟事稍寧另行具題禁止庶袁臨吉三府居民無乏鹽之苦南贛二府軍門得軍餉之利而關津把截去處免阻隔意外之變誠為一舉而三得矣等因已經備由呈奉巡撫都御史孫燧批看得所議鹽稅既不重累商人抑且有裨軍餉輿情允協事體頗宜但其至贛州府十取

其一吉臨等府十而取二似乎過重仰行再加詳議斟酌適中回報依奉訪得商民販鹽下至三府發賣者倍取其利既許越境販賣乃其心悅誠服並無稅重之辭又經呈詳奉批看得所議鹽稅事情商賈疏通軍餉有賴一舉兩得合遵照欽奉勅諭便宜處置事理仰行各道并該府縣遵奉仍禁革奸徒不許乘機作弊因而瞞官射利擾害地方具由繳中令照本院撫臨理合再行呈請照詳等因據呈到臣看得贛南二府閩廣喉襟盜

賦淵藪即今具題夾攻不日且將命下粮餉之費委果缺乏計無所措必須仰給他省但聞廣東以府江之師庫藏漸竭湖廣以偏橋之討稱貸既多亦皆自給不贍恐無羨餘可推若不請發内帑未免重科貧民然内帑以營建方新力或不逮貧民則窮困已極勢難復征及照前項鹽税商人既已心服公私又皆兩便庶亦所謂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臣除遵照勅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道暫且照議施行俟地方平定之日將

抽過稅銀支用過數目另行具奏抽分事宜照例仍舊

停止外縁係地方事理為此具本題知

王文成全書卷九